

“《酱豆》的修改誊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三个月的自我隔离，外边世界有毒，我也有着，把它写出来了，就是一场排毒。我近七十年里，可以说曾经沧海，每一个历史节点，我都见识过和经历过，既看着别人陷入其中的热闹，又自己陷入其中被看热闹。”

“《酱豆》是一本与《废都》境遇有关的小说，原来的名字是《后记》，充满了先锋小说色彩。写我的小说，我越是真实，小说越是虚构。《酱豆》的故事，无一事没有出处，但人物有归纳，时间已错落，还有那些明的暗的，清晰的含糊的，不是卖弄和兜售什么，为的是一直要拷问自己。”

在《酱豆》这本小说里，贾平凹虚构了另一个“贾平凹”，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出场，回到写《废都》的年代，熟悉的地名，熟悉的场景，似曾相识的人物，真实发生的事件，巧妙自然地成为了小说的一部分。

“之前我所有的长篇小说写作，桌上都有收集来的一大堆材料，或长之短之提纲类的东西。而《酱豆》没有，根本不需要，一切都自带了，提起笔人呀事呀，情节场面就在眼前动，照着写就是了。”

《酱豆》是贾平凹写给自己的小说。这是他对往昔的追忆，也是对时代的致敬。“《酱豆》比《暂坐》的草稿早，《暂坐》却先在刊物上亮相，早知灯是火，饭熟已多时，《暂坐》走的是电影节大厅前的红地毯，《酱豆》从后门悄然去了会堂。”

在很长一段时间，《废都》是贾平凹的心病，给他带来深深的痛

我是太热爱写作了，如鬼附体，如渴饮鸩。一方面为写作受苦受挫受毁，一方面又以排泄苦楚、惊恐、委屈而写作，如此循环，沉之浮之。

苦。他经常想，如果没有写《废都》，他的人生和命运，会不会和写作不一样？

在《酱豆》后记中，贾平凹如是说，“我曾在很长时间里疑惑我是属于知识分子之列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的遭际和行状，应该让我如何读懂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上的那些仁人先贤？如果还算是，我是在什么位置，又充当的哪一类角色？”

我是太热爱写作了，如鬼附体，如渴饮鸩。一方面为写作受苦受挫受毁，一方面又以排泄苦楚、惊恐、委屈而写作，如此循环，沉之浮之。时至今日，想之，这或许是命，遭遇那么多误解和风波，风来压在地，风过再浮起，都是谶语啊。”

被旅游改变的老家

丹凤县棣花镇原是商於古道上 的一个驿站。棣花镇位于秦岭山南麓，丹凤县城和商洛市区之间。丹江从小镇弯弯流过，是历史上商淤古道上 的一个节点，古道从山西商

洛丹凤县通往河南内乡县，为古代政治、军事、商业要道，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

当地早年盛产棠棣之花，故名棣花镇。白居易三过棣花曾留有“遥闻旅店梦兄弟，应为邮亭名棣花”名句。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秦腔》，以棣花镇为小说的叙述背景，把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山水景色写进了书里。

“交通现在非常方便，公路也修得好，车少的时候，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老家。我父亲的那个年代，民国时期十多岁他去西安求学，完全靠步行，穿着草鞋走了7天到西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去西安上学，有了公路，丹凤县到西安，每天通一趟客运汽车，沙土路围着山盘旋，早上出发到傍晚，才到西安城里。”贾平凹对我回忆说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沙土路变成黑亮的沥青公路，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西安。到了2000年，丹凤又修了到西安的铁路，有了火车站，转公交车到棣花，才两块钱。2008年10月，沪陕高速公路开通，这条4车道的公路穿越天险秦岭，在陕西

境内修了隧道55座、桥梁12座。

一千多年前，唐代诗人韩愈途经蓝关、商於古道时曾发出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的感慨，以形容这里行道之艰难。如今随着国家高速公路的通车，天堑已成通途。

